山齋客譚

小齋客譚卷四

菊公景星杓識

畜異 三則

嘉禾桐鄉一士素與東塔禪師善一日見夢於師曰某嘗淫一處女今罰報爲羊明日當烹願師救我詢其所東柵楊氏也明日訪之果見一羊縛地見師哀鳴屠者方礪刀師以青蚨四百贖之與徒屬共轉經咒開示因緣羊乃叩首淚墜師謂屠曰仍須爲吾宰之然須一刹畢事再刃則汝之孽也既宰命弟子瘞於寺士復見夢曰感師解脫得生安身矣禾人董子彭親見其事

又

新安李某粥賣於櫪李之新城鎮鄰有狗傷人主人欲殺之李爲匿救乃勸止焉更數日狗銜一紙裹置李前搖尾而去視中有銀一兩六

菊公曰此狗可與黃雀啣環今有救其死而反仇者此狗之罪人哉

又

清初杭人張世祥家畜一雞肋有李林甫三字字作青色如泚者其家遂豢之不食時徐上謂先生與之鄰徐父楚白翁索觀抇者如市錢塘令何玉如聞之亦取視焉

菊公曰使余得此雞正當烹熟佐以美酒召二三知

已取唐史天寶時事共讀之遇林甫惡端則咲一觴浮一大白豈不快哉

妖魅 十一則

烏橋陳氏宅舍深邃陰晦之夜精魅出焉初自内舍啓闢而出過歷外舍巡行堂廊閑人鼾息則振其戶夠有竊視者其體約長丈餘睛光閃爍如電黑氣繞之不甚了了陳之一養子甚膽勇嘗伺其出奮梃大呼逐之追至内舍而沒究不知何怪也宋時宮中有黑眚狀正同疑爲此類

人

康熙丁卯錢塘布商金晉揆家妖興空中飛石能曲轉

而不傷人鎖錮中器亦能出之以大鐵置甕中甕口甚小不知何術以進

又

盤谷王有陶豐舩重三百觔一僕因齎引至場䘮經黃天蕩東道逢一人氣漆角僕頭者深絳衣立於澤旁曲體揖僕入澤中僕不覺已至水際月浸波寒光返照僕忽驚悟且慮遭傷懷中引出採手出之其怪若[illegible]所畏始隱村人聞呼號救乃免

又

芝松里黃某操持元夏夜苦熱臥於簷下睡醒見衆犬爭向東吠隨視之亟見一物坐對河樸簷上垂足於河目

大如椀牙出脣外二掌大如箕顧犬而笑臥者大駭走

又

雲林寺兩峯石筍菴僧夜行月白如晝於天竺道中遇一怪長有丈五蓍藍綃半臂艸履以巨竹為挺乘月而舞僧徑行不顧怪亦入林而去

又

四川沙氏屋左壁下嘗聞舂聲扣之鄰曰吾家未嘗相杵也未幾聲作鄰人祭之又似從沙氏出乃共啓壁下板視之別無他異唯刻人眞數十處

又

昔吾先君子嘗客於越宿逆旅主人中夜有二怪披帷

入直踞牀上先君素以勇聞伺其過體奮起抱之呼主人起燭之乃二傀儡也

菊公曰甚矣杓之不肖也先君子以能威震不受傀儡戲而杓則僝懦乃恒受傀儡戲也哀哉

又

順治庚子芝松里楊氏有怪其總事前置澤蘭二盆左廂院內有古梅樹一株實百年物也每夏夜月明嘗有赤體怪自梅下出惟掛慘紅羅襦蓬鬢凸睛短悍精捷入蘭洗腳不已出必舉澤蘭于肩飛行宇下聞人聲仍置蘭於原所落盆有聲囙不見每月明必出出必如此楊氏惡之疑爲梅精伐去之亦不能絕

又

上高令范偉男未仕時讀書山中一夕公已臥月中見樓瓦上忽墜一物展轉成一老翁衣黄褐衣道中布複不甚長揚袖於樓中作旋風轉不已公遂拖之得一石丸五色光燦甚可觀公以火煅之至今猶存

菊公曰形作道裝必古人所遺之丹也碎而餌之當必有益惜哉

又

故僕張乙嘗遣其隨姊丈唐之縉謁岳郡但元辰適包方於長沙攜符僕從唐偕往僕所寓乃郡堂後左署東廂廂後乃郡衙隙地望之草木森然其下灌莽叢遮一

夕聞扣戶聲詢之乃女郎音也僕已默心許官無家口空署安得有婦女耶方遲疑頃則女已達牀所姿容妖豔無比僕素愿因爲所惑詢所自則笑而不言自此數閱月無夕不至至則綢繆言笑人不知也冬末吳逆兵起唐將整裝東還僕猶未覺女先告之因垂涕云與卿緣不久矣汝主人當東歸也別之日執手噓唏且云不能越境以送君柰何僕歸向同伴言之嗣是病腫一載而死余聞其事詢唐寧木處云何唐曰土人言皆漢時古墓也康熙癸丑

考廣輿記長沙郡署後皆古木郎墓此非鬼即狐狸之妖也

又

杭城吳山有三宮神祠祠前大鼎中道而立其下石趺琢為三獅形承之康熙丙子有婦將入祠禮神屐解乃撫獅頭而納之至夜往魅焉婦人病家人扣得其狀疑獅為怪因往毀其首而止

珠 五則

錢塘黃貴觧舟經卯湖夜宿有異光自船頭起水波澂徹月光交映黃疑有怪以篙卽光所刺之一物應手起視之乃大蚌也因攜以歸至家通詢友人畢歸見前蚌其母自樹下出曰吾已為汝烹之矣乃共裂蚌視之得一珠正圓可重錢許已無光彩若乾黃灶丸黃以倉卒

不及先白母爲恨

又

吾家舟人徐君勝魏塘人食蚌得一珠如拇指是觀音像一軀嬰武筠巖差備但無光耳

又

一市儈以大珠殼實碎珠于腹密縫完之持以獻于貴閹獲酬三萬貴閹得珠甚愛之命門吏鑽孔於肆將以歸飾于冠鑽者應手而碎門吏大恐抱珠請命且言腹為小珠狀貴閹亦不責但憫然曰惜矣卻不審是抱胎老珠母耳

又

康熙丙戌海寧城南雨過艸間皆生珠視則纍纍然珠也光華陸離拾之應手而碎中惟水耳

又

一舟子入蘇方泊舟見屋上火光如月丸轉不定戲以篙刺之乃見一大蛇驚逸火墮草中不動臨視得一大珠徑寸許蓋蛇所吐也

銀七則

一耕夫鋤畦得銀一大甕喜極歸舍取畚以運至則化爲水矣大懊憤謂吾輩薄福天不肖予以富然飲則不能祟吾也乃掬而飲之其寒沁心遂大病醫禱兼至始獲起反損費三緡醫者戒曰毋遽食也糞而後可次日

臨圊覺有物排內而下甚痛撥而視之得銀一餅正符瘵病之數

又

杭之清泰門典庫主管某ゝ生積銀四十錢暇則取玩之一日匣內有聲不已啓視皆化為蝦蟆

又

一生授經於友人之家主人以樓處之一夕臨臥有青衣俊婢捧茶一盂以進生曰吾此本有茶毋須且汝女流也何得孤身夜至耶自後毋更爾也次夕復至生又絕之愠而去又明夕仍至則無盂進矣手招精魁羣至異形怪狀不可言肖中一將通體甲冑銀裝乃共舉生

爛苑轉運之生頗不懼卒起持梃逐諸怪爭躍下樓入牆角以沒次日告主人乃聚僮僕發視大石之下窖銀在焉取之應手成石擲之則銀衆悟非天意乃仍掩之移生臥於他所

又

康熙初有賣魚者甲五鼓詣行途經烈帝廟見朱門半掩燈火熒熒窺視之見紅袍束帶者臨於上小吏十餘皆運銀鋌而計數之鋌積至屋梁殆數千萬甲驚羨入門叩首哀乞紅袍者命與一鋌甲再哀叩請益不許一持籍吏趨前耳語紅袍哂然更與一鋌甲得奇遇乃轉歸入湯餅肆方食頃懷中覺有物蠕動驚探得一大蝦

婪遂棄擲溝中未幾又動探之復然甲大失望癡坐燈下有同業者乙過肆呼甲同天將明何坐此耶甲告以故乙不信探之溝中應手出二錠始悟籍吏耳語蓋附一以畀乙也二子欣然各懷一錠以歸

又

康熙乙未武林門外一人鋤地得銀五百金未幾毆媳致死被訟罄其金而事始息

又

溧陽舟人俗呼李蠻牛性戇朴一日遇一人負一囊坐呼舟往東門其人入舟即臥既至呼之不起就推之則已僵矣視其囊有貲可千金竊計白之衆必受枉死矣

乃從從投廬中泊之俟夜半擇厝柩之新好者啓以納之旣啟柩滿不得入狀係月祭之皆敗棄覆一死犬盡牛盡出之大下滿貯黃白乃運之入舟納屍於柩亟棹而歸將至經一橋舟擱於石不得進入水探石復得銀四甕

又

汪貞木杭諸生居松芝里夜嘗有青犬出屋內疑有寶物聚昆弟家人啟之至丈餘無所見惟得一石長六尺餘青瑩光潔可作石案以水浴之一屍影橫於上家有乩僕柔如之乩以詩示曰此疾我能知二人心在茲亡魂唯小女相見是心期未復大書方孝孺三字乩遂寂

然衆不悟詩意更召一仙箕畢乩運曰吾位女侍香吏也既閱方詩乃大笑大書哈哈此正學先生譏汝等耳語含癡念妄想四字也

攷汪所居屬佑聖觀後隙地實宋內宮也疑有宮人得罪死或以石壓故有此影青火即燐火味仙詩有亡魂唯小女雖含妄字蓋亦兼示此故耳

又虎　二則

魏璐錢塘江嘗遊江右遇一半面漢詢其故曰少時入山遇虎為其所追亟緣一大樹避之虎齧樹根至流血始已猶蹲守不去良久樹顛忽墮一絲於其面甚冷亟以手捫之則血流濡頷其半面肉已盡去矣欲下虎猶

礪牙無已乃力升樹顛察之正見一物如斗大翠色身閉無耳目手足張口赤口中一絲裏面肉方吠未盡其人惶遽特甚章素勇力折大枯枝疾擲之物乃墮地虎正飢伺人不得遂吞之轉瞬宛轉于地而死人得無恙

菊公曰方其危時不難前死敵而後死法乎物欲傷人而卒斃於虎虎欲飽人而反斃於物非[illegible]天道乎世之類此者多矣寧獨異類哉

又

康熙壬申諸全老婦無故好食生肉一日於房中忽自跳擲家人排闥視之身已化虎其手足猶是人

又龍 二則

龍井居西湖之西有龍居之吳葛稚川煉丹於此明正統中宦者李德遊龍屬畢令人淘之得鐵牌二十面玉佛一像金銀各一鋌上有元豐字次得一石以八十人出之奇怪異凡高可六尺鑴有神運二字又得鐵牌十五銀二條上有赤烏年號蓋皆投龍以致雨者

又

康熙壬辰八月十六日申刻余居之東北一龍尾現可丈三四尺黑雲附之次日新塘人言見二尾一正白色

伯訂前叙

康熙丁丑余又於杏北氏家坎地得一髑髏大如斗旁

有一石中篆四字曰佃蜓首級

牛屍

錢塘望江門外近郭曰牛街棲有圃焉圃東有池越人之商於杭者夜如厠不歸逆旅主人徧索之得之池中自首至腰僅存半身審其紀處似爲異物所嚙者

火夢

康熙辛酉杭之忠清里人夢戮八人於門次日本里大火延及其門而止始悟八人者火也

誇天曲

山東士人其語多誇大本無知識人多哂之嘗語及大樹曰吾鄉一樹大無可喻者蓋經四千歲之久矣詢爲

何代物曰傳為趙宋時物也聞者絕倒好事者乃括其
平生之語集為一曲曰黃鶯兒以為談柄云曲錄於後

宋樹四千年熟楊梅朱陳縣一驢日走三千站十奔
火金百觔鯉鮮三千馱予金剛鑽更誇天賊來喫餅
一頓打三千

塔影

嘉禾東塔寺漢朱買臣故宅也有墓在內距相家蕩可
十里人不見塔而水映塔影甚明七級光徹皆現

二月十七日閱早間大雷雨蒸鬱之甚 弓父

山齋客譚卷四

山齊客譚卷五

菊公景星杓識

雷震逆子 二則

去餘杭五里曰方山康熙戊子有村嫗赴佛會偕鄰媪
齎米一升錢卅文以往中途其子追而奪之嫗憤激
又慚人前爲子所制投橋下沈死不一時黑雲
忽陰疾風震電并作雷殛其子於橋側其首銜於嫗之
乳閒

又

方山村村誤傭於人者每獲豆麥歸悉其母塍以與婦
一日伺母從親串所歸邀於途縛於古塜之松閒以利

刃剖母腹斷其腸胃散懸於林中以逸縣令嚴弋不得幾一月當神從揚州攝其子還囊死即貫其屍於縛母之松枝乃穿背而出腸有焦字曰揚州云

母淫殺子

方山之民有商于外者其妻與人通一子方九歲中夜醒忽肩旁有人足詢其母曰父歸邪其母惡之且誡曰苟洩吾事當寸斷之其子旦入小學至午不敢歸餉及暮亦然其師窮問乃述母誡師強送之歸及門乃返次日其子不赴學呼之其母曰昨兒未嘗歸方欲向師求兒何事久藏乎師知其故遂宣兒語於衆因訟之官縣令不信篤師出兒師歸遂率徒衆登婦樓窮索之不得

將下樓已躡數級正見二甕於婦牀下血腥逼人取視之兒果碎骨於中事乃白其私人逃於杭之護國院為僧并獲之就法焉康熙乙未事也

以妓餌父

吳興一村翁頗足穀以絲千金命其子之金陵粥之其子戀一妓久不歸翁探知之趣金陵鼓館訪焉妓家曰誠在廼外避稍俟之可耳翁待至晚子不歸其家以惡草具飼之宿之外室次日子仍不歸至三日將晚一姬出曰翁待久矣毋徒坐守良苦曷入一觀花乎翁欣然隨之入至中堂舉目則湘簾翠幌清池小山花木掩映於朱欄曲檻間座上金猊正裊一少年姬濃妝前拜引

入幽室進以金尊款以珍饌翁不覺陶然傾醉即與之
抑既巫山夢覺而紅日下簾甫起即進飲食而其子已
至父子相見嘿無一語飯畢其子請歸翁良久曰子曷
先還吾攜取適貨畢即歸也翁乃獨留妓館一月貲斧
罄耗子身而歸

菊公曰斯亦唐文皇以宫女私侍遺意也此翁一生
始嘗異味毋怪中計之速

蒙古斬淫婦

康熙甲寅耿逆倡亂浙東羣盜所至蟻聚天兵南伐凱
還一蒙古御戰兵渦錢江民家掠有諸全一婦甚嬖之
其夫向久物色始得之向兵哀祈備至兵頗憐之已和

價許其贖矣及令婦還不從且深匿焉兵不勝怒擲價還之夫無已號慟而去婦又從內罵之兵乃呼婦曰爲從吾往識家游乎且避汝夫之復來婦欣然從之登一山委蛇入深處境甚荒寂兵拔劍數之曰不義牝寧有棄故夫而能久安於吾耶遂殺之棄其屍於磵以歸

菊老曰余嘗閱輟耕錄載河南婦被虜元兵其夫與姑求得之視若塗人亦號泣而去須臾震死事略同蓋上天之公卽寘罪於淫牝無可異也獨是爲兵者大都貪財好色之是尚耳彼何人哉乃毅然一決不平之鋒亙古罕見兵乎兵乎是亦有烈之奇事哉

木蘭虎叟評

陳千頃漢兒也後仕浙東遂昌福建尤詔二邑没於任嘗過河南木蘭店壁上有一絶云風吹柳葉遠山顰紫燕飛殘樹底春可惜海棠零落盡眼前誰是看花人殊覺悽惋

義棠橋壁店詩

千頃又經山右靈石縣義棠橋店壁有泰女子題一絶云霧髮風鬟亂曉妝孤星淡月影微茫自憐薄命同秋草戎馬鞍頭困海棠蓋一武夫之妾也

溺水鬼 四則

一僧寓于萬橋西關帝神祠下夜聞二鬼相語甲謂乙曰汝行當得替可賀也乙曰明日屬洗猪腸胃者當替

吾無以致奈何甲曰是不難作一魚銜其腸下沈其人必懸身取腸可致矣乙曰善偕次日同之果有一人攜猶腸而來述其故得不死

又

杭之東河多水鬼萬安橋尤甚一月三四溺焉一日侵黑有三舟相次魚貫而行見木筏上坐四五人黑氣蒙眛不甚辨中舟之子戲以篙刺之皆爭躍入水前後二舟子相識同人鬼異類犯彼何益曷慎防也語未畢櫓欹舟横天已辨色視之沒水矣

又

仁和永善里之東有鄭侯廟廟西有樊池汪氏之子夕

歸見池濱二三人坐於水中汪子疑非人亟趨舍而三人者已枕其臂矣舍中人聞汪語似鬭起出視救以歸已不省移時乃甦始述其故出就籬旁溲溺忽失聲而仆二足被鬼拽出籬隙惶遽呼救得免明日視二足於踝間各有五指痕青黑了了

又

武林門外天妃宮道士夜聞鬼語明旦有持雞者得代次日果有持雞人若被鬼者將次入水道士亟挽之乃甦扣其所居甚遠詢何以至是則其人亦不自知其水不時溺人龍虎山張真人朝京每停於此道士乘間扣之乃命立一竿於宮前可無患矣如其指後果無溺者

神狐

杭人李姓者商販於京與一叟善李行販南北來往不常凡到京叟必即至言事多奇中與李至厚教以當載某物獲倍利如言皆驗一日欣然訪李李為設尊俎既醉謂李曰吾實狐也脩道三百年矣然無害於子平生人所難至之地吾未嘗不一至焉聞明旦郊天獨此吾未嘗至當往觀之歸以語子爲烹醪以待我明日俟至夕不至嗣是三閱年不聞音耗李貨失叟指頗耗欲反伴偕以入川者一日獨行西折前山見一老扶杖而來問李君久別無恙耶視之則叟也相與敘舊悲泣且曰幾永別子今[illegible]知子至故相迓耳李驚訊前事乃曰前

者方欲隱形入壇遇一神自雲中下金鎧綠袍馳馬橫刀劈下予亟馳竄呼吸追逐萬里亟投懸瀑中匿入山穴幸為溪雲所隱獲免雲中神蓋崇寧君也與予緣盡矣今入川亦未佳慎毋更至瀧泣而別李悒悒者累日

義狗

杭人吳全吉畜狗甚馴其長孫則又先逆至欲持刀弑父有人至家與全吉爭毆狗見主人不利乃奮猛嚙其人腓操撼之其人負逃去吉義之梁肉以終其身死而哭之加棺殮焉

貞女孫秀

孫秀者杭人楊文龍待年婦也年十四尚未婚夏日浴

於房中鄰有惡少吳起龍探手擸下持其足秀怒罵之吳有狎交嚴畜子者凡个一方之巨魁聚惡少爲與而肆惡焉里人以其凶德訛稱嚴太師是日爲吳面秀之姑以解之且持盃茗送秀以請吳罪（土俗遞茶請罪情之輕者）而面有詞色不恭秀耻甚擲盃怒罵之嚴亦大罵與吳備辱甚至秀姑麵嫗也居乎憫于嚴勢且慮得奇禍以累子亦大罵之秀內外交戕無生之氣矣乃服盃溺而死通體上下衣皆手鍼密紉無閒盛暑停屍信宿以俟官驗廻無纖息鄰衆不平羣號於縣（山左黃在中爲令）嚴幾漏網大中丞張公（諱敬）訪聞案實特題斬之吳亦先斃於獄云（嚴字）

自節

設齋致雀

山東顏君召武孝廉也生八子一爲侍衛於朝顏沒家人設齋有雀十九隻盤旋庭際一雀翔集庭中移時始翥

海怪

康熙乙酉七月既望浙江之緒山有物焉形若婦人白身黑章斑駁相間面皎唇朱不被一縷其踞於山厓見人則大笑舟行者仰皆見之聞者驚異率皆棹舟往觀經數日乃謂觀者曰俟二十一日汝等當皆歸潭耶言訖下沒於濤是時颶風飈作雨霖不止海氓占驗已慮漂沒及聞是言率皆遠避至日洪波數丈隨潮而至各

瀕海諸地悉遭漂沒災變甚異赭山之民幸有先覺唯守洞地二伯餘人無一得生云

菊老曰嘗閱內典觀世音菩薩恆現種種身而爲說法或爲變相以救度衆生赭山婦人者普門現身耳

謀資毒命

錢塘安溪張甲挾資販豕其鄰李乙蓄意圖之臨發詭以訪親杭省附舟以往至武林闞甲收貨入棗潛於藥肆購砒以藏次日作覓蕉置毒其中甲食以死乙乃懐金走歸虛舟飄搖泛泛波上守汛兵士見之收泊汛所見一屍橫中乃謀於匃者曰若能拏屍掩藏當粥舟以分其值匃喜負屍置溷澤故棺器中返而兵士負前約

匄者遂首於官方乙之歸也甲妻詢甲所在乙謬以訪親分歧對妻不信亦鳴於官是日抱牘與匄者同至一訊而得各服其辜康熙庚寅事

假屍返魂

康熙丙申六月杭之北良里癸巷民陳氏一婢曰蘭花配夫五年矣至是病亡經宿復蘇曰吾何以在此汝家何姓耶扣之乃莫巷士人家閨秀將亦病亡冥中以與蘭花之配合為夫婦慮陽道貴賤不諧而蘭亦合終乃令借屍返魂以符冥數女之姻戚聞其事至相見一一道故其家以為宿緣亦不為異遂成伉儷焉

得財有命

武林滿洲營內顯忠廟旁有旗人婦某畢凭樓俯下視見一銀餅在地趨下欲拾則爲糞也復凭樓則宛然銀餅心悟非應已有試候何人當可得良久有同旗婦五六人相次皆踐銀餅而過最後一細婢乃拾之

妖

康熙丙申越中一女子爲妖所惑家人謀渡江以避之既至杭猶見行李畢忽聞妖語曰御輩計誠巧矣孰知吾化衆莊之羽居篋中而來耶變色如故家人延茅山道士運之道士潔壇行法仍命設醴紅至殘雞鵝羊豕牛以驗之妖至微風動簾一燈熒矣視之鵝血也道士曰妖飲是血更不能變命返其家而禍絕

橫死假托

順治丙申七月杭城佑聖觀火藥局火發焚死數百人民間一時盛行招財堂始於佑聖觀關門之左園蘅之間一輿大戲畫神像僅長七寸不旬日禱賽者且千於是坊巷競效之亦皆有兆迨年而息今康熙辛巳壬午後競作財神堂其盛亦然往往皆凶傷鬼或鄉愚老所托厥亦不久吾前所辨五聖神之類是也東關財神小堂機工至二郎溺死者豐禾巷口小堂財神乃莧橋倪七翁也

乞子死國

崇禎國破有乞兒赴水死題絕命詩一絕於橋柱曰三

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晝皆逃綱常爵在界田院乞

句崖存命一條

菊叟曰賢哉句也此眞道學先生也一句溺而朝紳

剝盡面皮矣

闔門殉節

故明天啓中蘇人張振德由貢任巴蜀令藍寇發一家

二十一人同時殉難與唐潭州李帶同又明末左中允

劉理順闔門并婢僕十八人同時殉節

未婚守節 二則

康熙戊申和州烈女陳冬青許字黃彝鉉鉉卒女年十

九適夫家守節自盡古吳下堡貞女顧氏許字張可久

張卒年十七立志歸張守節更四十四年卒繼有蘇州蘇駿公之媳係松陵黃昊若女宋珽臣媳係庠生顧宣三長女皆年未二十未嫁而寡守節夫家

又

康熙癸亥甲子之季吾杭王龔園之女以夫病立志歸夫家視夫及卒守志終身周彝遠之媳亦以夫死歸周守志素服終身李白山之妳未婚守志此皆天地之正氣安得使爲男子假以磨厲列於朝端乎是氣也不鍾於男子而多爲巾幗豈時使之然耶

拯難延紀

仁和丁簫頭細人也居江干康熙甲寅閩變王師進勦

皆於江干民家驟刼賊旣平幸攜俘獲以還丁氏兵龍旗御營甲士也得一金華民婦其夫跡至求釋不獲夫號於路婦哭於樓蕭頭感奮曰吾平生苦積得金廿兩將以救二子脫不充荷徒存無益盍若贖此婦以合破鏡乎與以至於其家無縣邑婦得以歸後蕭頭暴死復甦因言吾命當絕緣木瓜山人故役方土神錄之去今此方土神甘王知之與瓜山神爭曰是人行善義全夫婦向已暫同城隍神奏帝准延壽一紀矣何得擅錄那是以放還蕭頭卒得生

冥吏誤追

范珂者老病而死至冥見吏曰追誤矣是少年非叟也

斥差輩速送之還歸途乏糇資而返及門守神不令入乃覓徑得間突勢高不可攀二鬼以肩承扶梯珂以入見屍在牀又不得合後一獰鬼撲其背乃甦

鼠識敬畏

有善士集感應篇梓童帝君戒士子文及造命功過格報應諸文以勸世者曰造命篇余家一冊偶匯諸書藏於笥中蓋有年矣一日發笥諸書碎於鼠者若蛺蝶然無一版全者內一冊獨全取視之造命篇也異哉豈小獸知其有功於世而不敢犯歟抑竊蓄敢罰有神守之而然歟嗟夫吾愧於鼠矣鼠猶知警而吾久置於冷地吾誠有愧於鼠矣

事巧受誣

杭州有爲人代庖者齎銀千兩作二酒甕白蘇喚舟以達南得蘇防竊伺也既至牙家主人曰此處猶慮盜邪曷啓封以并我甕啓皆磚石也先是舟經八尺風猛舟輕舟子取磚石以鎮舟次早有草舠掠舟而過舟子呼曰王阿伯有衣包在曷爲我寄於家至是代庖者執是二端以誣盜舟子百喙無辭焉訟於官遍毒衍楊無所承幾半年所舟子日禱於神以爲冤以其寄物見疑無戚出者臘除歲改矣而案獄冷貨主人疑焉扣於司案吏吏曰予之代庖者所命也貨主人并代庖者訟於官盜始白蓋代庖者鹽得牙之富將以愚之而漁其金不

謂潯牙章免而舟子以取石寄衣之巧合而卸禍焉幾蹈不測人心之險如此哉

南方花異

南方冰雪少赤木得全其性故類年不雕友人自廣西回言其方茉莉皆千葉大若荼蘼其香尤烈

禰衡土神

吾杭仁和北鄉有瓜山土地祠俗戲懼内者曰瓜山土神夫人作主吾友盧書蒼經其祠視碑始知為漢禰曹之禰衡也　禰音祢

二月二十日閏雨霰竟日甚寒作孟子章指序

山齋客譚卷六

菊公景星杓識

鉢盂潭五通神

武林艮山門外東北一里許有水曰鉢盂潭近潭桑間有叢祠曰五通劉度卑狹土人奉之以乞靈者康熙中季有三少年於暑月自城中出遊日既晡經祠下憩一少年取筊卜於地同侶相何卜曰吾戲卜得歸與否耳筊兆不許少年共揶揄以爲日且未暮咫尺地顧不能入耶於是相率歸經潭上忽見水濱二鯽甚大游滯淺沙側身潑剌不得去少年大喜下取之相顧謀曰吾輩正思飲既得下酒物況日未晻曖曷往壚頭取醉乎行

潭北里餘始得酒家移時候魚烹不得熟垂暮屢速之酒家出魚謂客曰客不能久待烹至久終不熟柰何舉視鱗尾如生及破筋則祠中二筊也衆大駭異欲起天忽晦瞑震雷急電卒發大雨如注城扃既鑰遂宿于酒家果不得入

銀化蟯蛣

一肩販荷擔出中途經一衖宇內呼其名販者入見主案者金冠紫衣傍侍數丈吏左右屋角皆有金銀數聚晃目炫心主者命于銀聚任意取之販者大喜滿取置擔不勝荷而止亟負而歸未至家數里微雨乃息肩趣于一峻宇下回視擔中有物蠕動殘月正明細辨之皆

埃蝴也乃一一由峻宇檻下入無一存者販者大失意
侯門啓求見主人泣告以故主人曰誠有之君命必薄
不可多授賠君二鋌勤儉以度亦可以送老矣販者泣
且謝懷百金以歸
菊老曰販者少得是其幸也雖力猛勝荷三千金已
耳卽不他失必藉此而營運多行刻剝取怨於人利
倍於本其志愈大勢必興創廣廈開池疊阜要結宦
姻入貲納職遑行頭收骨董凡戲場中種種花面無
不爲之三十年鑼鼓聲歌仍是本來不若百金之奉
省卻幾多辛苦免卻父老譏評故曰幸也
聯貫買禍

某縣村農費叟足穀翁也力田致富居平恆以乏貴家往來爲歉一日大雨于婦滁疏河濱遇一小舠泊樓柳下中一文士遍處滿蓬衣履沾溼二僕尤甚詢之舟人城中費孝廉也婦以適與同姓述之叟叟即持雨具至舟所迎謁曰雨甚貴人曷下暫過草屋一步避乎孝廉者正寒餒方困聞言欣然登岸入草堂敘禮畢詢知同姓甚喜即與泝源流序鴈行復講家人禮叟立命治具攜手簷下指顧曰愚於鄉居亦頗無憂此予水田也有若干壠芋蔗田若干魚池若干菱灘若干此外有桑原蔬圃若干桑陰皆藥畦也又攜手入堂左孝廉望之有高倉十餘間曰此余倉廩也此牛羊豕舍也其屋之左

右皆佃夫舍及僦椽也孝廉憮唯唯顧盼心羨目冢人告酒具乃邀入座殽核豐潔非復田舍所有叟握盃曰此服五年矣今特為貴人弟設也孝廉稱謝不置既而酒酣孝廉盛道家世及交游曰某官則同年伯也某官則大座師也今行取之某部某則房恩師也其他如某某皆弟之中表也今城中現任某某皆與弟善無言不酬凡交于弟者安有禍患相及哉叟聞甚熱中傾心飯畢雨止日斜孝廉告別叟猶挽留過宿不得悵怏而別明日叟華衣蘇僕刺舟入城以訪孝廉亦留款曲自此交情甚濃凡田土畜產所有時有進納秋成貢新歲除獻臘孝廉頗感之恆思立効以報以掩素滄而苦無事

竭思得計乃謀於所善捕役令其囑盜陷之未幾果致叟於獄叟子走孝廉所求援孝廉泣曰汝父視我厚吾損頭顱以救何吝顧所犯甚重非口舌可能爭柰何況今當事皆利徒乎其子曰苟能出父惟聽叔教無靳也孝廉遂疏某官當賄若干某官當賄若干某胥某役及盜當若干上下關通非半萬不可村農之財皆在土地苦無多鏹存篋竭措不滿遂集田房諸券謀質於孝廉孝廉皆假他宦以有其田土屋產猶以文書上下百端誅求其子至羅雀掘鼠以應家空盡供應而叟始釋為時已周星矣方叟在獄德孝廉不置每謂幸識此人及歸攷所費唯數口子身存耳乃大號慟淚未乾而某宦

之篤交屋人至矣痛定尋思與盜不面何仇而至是逐劉雞攜酒入獄以勞盜誠叩所由盜曰害汝家破而反食我君子也吾何忍更隱乎此無他乃汝弟孝廉囑捕爲之耳叟聞始悟亟趨孝廉所累辭以他出叟轉怒歸而讓子婦曰非若一言禍不至是子婦曰以姓偶同故述於翁不今納交於彼也翁慚大罵之婦憤雉經而死子病[illegible]亡不以理亦絲頸焉叟痛家破嗣絕亦付一繯菊老曰此勢利相交禍靡不有天下皆是可盡著乎著之者以爲富家聯勢之戒耳

雨金

康熙丙寅丁卯間山左王峯趙公士麟撫浙時富陽縣

有星墜其聲如雷土人按地而坎得一圓物約重百餘觔剖磨之如赤銅土人相謂聞天嘗雨金此寧獨非乃鑿方寸付鎔果紫金也衆不獲隱呈於邑宰邑聞於中丞公曰此天所賜毋關災祥不煩疏題命計闔省登仕籍者均有之兩河翰林元大可先生得金一兩八錢至今藏之

淫僧果報

天竺僧某方少年入城遇雨乃避於簷下簷淺雨濃衣履沾溼其家一婢聞犬吠出視聞於主母命婢令於門內避之益梟司書吏家也婢復以香茶進吸未畢口主人已回見僧亦不怪問之爲天竺房僧更延入中堂接

談天將瞑雨猶不止乃假以纖屐以歸僧謝不已明日閽者報天竺來歸傘屐且進珍食四簋吏大喜又明日僧人來謝詢知為同姓而庚甲亦同命僧稱已為兄攜手引拜嫂氏即留與飲情好甚密僧請普門誕辰兄嫂不棄為來一拈瓣香乎吏允其請至期夫婦率其臧獲乘輿以往中道急足追至稱使君召詢急案吏謂從者曰好扶侍娘子進香當即歸也既至僧已早俟於門外登樓竭致恭敬內有垂白從母款婦禮佛還即伴飲酒味甚甘美而香洌異常另設饌於他室以款臧獲婦獨與母飲不數杯即昏醉僧人私焉驚醒婦惟嘿然即起整妝下樓而歸至暝吏歸笑問曰今日之遊樂乎婦怒

形於色唯曰汝得此好兄弟也吏悟曰娘子毋怪曾當相酬耳經數日僧至候疾兼探婦意吏迎笑曰大惺惱嫂前甚唔噪累弟矣今忽感心疾惡聞人聲意闌山林以居少避囂塵鬼唯弟處乃可不審有閒房數楹以托足乎日用吾自能辦不煩慈力也僧心喜適中淫胷諾諾不已且曰飲食家本自有何煩遠攜乎未幾家人輦荷運什器歷件以往婦至病狀入樓數日媵婢盈前能復共摩登之席既而婦仍揮客煩御歸而斬僧之鋒已陰伏於中矣行一月山縣解盜赴司刑訊餘贓盜吐某某物皆隱天竺某僧所立命押往索贓果得之夾壁供贓而符僧入獄矣心計雖此無妄唯義兄可援令徒召

而誅之叩首曰藏有重貲悉以相委唯冀逃死他不計也吏諾之停十日入獄謂僧曰吾為弟竭力營救已得要領柰數猶絀已為代措千金以已了但微罪不免也且持司菴以示謂盜自埋贓僧貲不與以其失察杖以示懲僧感謝仍以財貲田券償吏日望出獄以續舊歡不悟彼為觸胎也未幾部檄下夜五鼓獄卒紿以保釋與與盜均斬於市焉將一月吏人婦懷娠及臨蓐吏於堂上見亡僧抱頸倉遽而入吏驚隨視之不見內報兒產矣吏知其故不言既長與僧貌無異吏加意培養子亦柔善無他既婚乃賭地創菴以家事付之子乃與婦入菴焚脩以終老焉傳為清波門外西卓菴也

菊老曰以僧而淫一劍不妄特托救而轉殺之又私其財衣為之予取故物耳故亦無學迂之端形焉

立志償逋

杭郡陳大生以營運失利逋負至八佰金計窘而逃書一紙列逋主姓名及數於上臥起懷之且誓曰苟得志當倍以償凡櫛風沐雨游涉江湖者二十年蓄二千金始歸按紙酬敦如初誓焉杭士賦詩美之

雷斗

詩人王文白之婦凭樓望雨見鄰牆角烟起蓬勃霹靂隨發一神可二尺許雞口蝠翼隨一方斗而出尾曳鍊尺餘皆燃紅如火

蠱囮

顧甲貧人也好以囮取財一少年田叟之子家頗饒已聘而未婚偶以事至甲舍遇一素妝婦臨階采花色甚麗扣之甲曰吾妹也新寡方圖再醮少年以情禱之求爲配甲曰姻緣天合非由人强吾妹志求才俊曷一面以定庶無怨耳少年大喜約於簾下相見麗人目少年低徊有情方作禮金釧墜地素手俯拾如玉豔目羨心少年擇吉過聘甚厚聘後三日卽于甲宅成禮方行慶奠甲黨倉皇入報稱其父訪知郎君旣聘重婚率徒衆問罪來矣甲大怒讓少年曰婚禮何事而勿告父母吾妹乃爲汝妾耶必訟于官少年已大窘旣而內室沸然其

妹已投繯矣羣救得甦少年愈恐立春與甲棄婚而逃及訪走闖於其家者即甲使之也

華術

有人於都門親見一醫割腹治疾豈華陀之術猶傳於今邪書之以志異

嫁神樞

有商於亳者覩橋北一婦豔甚悅之以謀娶訪於媒者曰此孀婦也誓志不嫁柰何商切問計媒測其可愚曰彼夫惟有一耄叔在或賂以主之乃可商即以貨畀之通叔還報曰婦志莫奪或紿以歸寧與至爾所任之不然者反[illegible]賂無他計也商慾甚計以必得婦立允之且

致厚聘至期迎婦方度橋婦忽躍出赴水死商大恐亟懷餘貲霄遁終身不復至亳然赴水者橋北社廟土夫人也

犯寒阻運

北方黄河冰未合時有惡少五六人聚依土祠祈冬乾水落運大石十餘塞於河中淺處糧艘及貨載皆不得進惡少叩舟講賂畢已預熾大火聚於祠內煮火酒痛飲裸身入河運一石至岸已僵凍臭數人者挾至火所復以火酒澆之僕大褁以被次少年復下更番數時大石畢起俟舟過復下之

再醮遇鬼

杭人某與婦甚相愛竭慾而亡臨終[illegible]婦手目之婦泣曰好去兒終不貳也遂瞑未一載而他適已成禮矣主人陪妾賓客起入幄視婦見新婦正坐牀上即狂叫趨出語媒曰是非吾匹也寧棄聘而絕婚不然惟有死耳親賓交止不聽媒者無已伴婦以去更問之曰方就牀見婦後一鬼坐牀內披髮大眼甚惡必非祥也後婦別嫁嫁未三日而亡

虎踞院橋

康熙乙亥王公諱維楨滿洲進士也撫浙初至院西有通江橋一虎踞其上

豹越浙城

杭之吳山忽有一豹食人犬豕時陝右馬如龍爲郡命虞人捕之張圍既合乃竄入紫陽山穴中一夫以足探之被傷薰之久始獲

壽人

杭郡內閣黃文僖公母夫人壽百四歲嗣後無有繼者最後有王少仙者善藏大桃實非時以壽親友及百歲里人舉顯大中丞西蜀張公以請題旌公以無左驗不許王亦以是年亡

局賭還報

杭人吳昇少習亡賴每藏旗兵於家擇富人子誘其博不知破幾家矣未幾生一子甚慧解長入縣庠父亡後

忽嗜六博亦被旗人之局遺澤既磬宅舍亦空康熙戊申至丁亥首尾四十年事也

青蛙將軍

杭郡金剛寺有神物俗稱青蛙將軍形絕類蛙碧色或時五色遞變俗稱更衣蛙惟四指此獨五指為異無遠近能至其家歲或一見或一月數見小兒不識恆遭戲弄不得死亦能為禍隱見不常識者必具牲酒香花以祀之或集歌師以賽送歸於寺方賽時能踞杯而飲或試以火酒亦能勝須臾作醉狀可觀此蓋神龍變化耳如唐時江湖小龍類鬼神之道不可測也

命絕有數

康熙丁亥六月杭之湧金門構臺演戲覆以枯松失火延燎甚焦斃甚衆一賣米師亦已被灼亟走而免次日至清泰門訪其同業於米肆語倦熟寢米囊後高傾下被壓而死

菊公曰欣建炎中錢公載鎮長安日有舊識道人從河東來謁曰觀彼處土氣甚不佳必有大殃故避之來耳既而其土陷於金人居民盡死次日道人舍牆崩被壓而死正與米師事同生死數定莫可免也

死狗主難

禾城屠小良亦水先生之後爲沙縣宰耿變被殺家人海息自刎狗難康熙甲寅事也

許任對聯

嘉興秀水許任二宰皆無聲望有無名子作對聯云許爾糊塗日短夜長夢猶未醒任其貪酷天羅地網禍豈能逃二宰皆不終云

貞女守志

武林江干陳惟心子尚衡有女端淑許字程近仁而未婚近仁死女誓死不嫁蔬食終身

不視女色

杭人武舉洪毓貢守正之士也平生未嘗窺女色其他可知矣人程余山為余道之

二月廿二日聞今年堂課泮中諸生自今日始以 國卹不升堂只令吏散卷云

山齋谷譚卷六

小齋客譚卷七

菊公景星杓識

小鬼顯靈

仁和東苑蔣二郎機工也嗜酒落拓不事本業善徒手捕魚一日入池不起求之死矣其里有建小祠廟以祈福者里人將赴銀會禱於神既而果得夜夢二郎曰昨子之采只十六耳因子之禱隨有出十七者吾陰撥而小之以是得財不當醉我乎其人本與二有舊始悟其托靈新祠也甚感之乃大賽焉

還金天報

仁和陳熙登國子生陳煜華子也姿貌魁秀年十五即

通曉世務有如成人時父喪甫終丙申落燈日於道拾一網裹啓視一紅櫃匣內藏紫金釧二雙寶珠挿髮四喬心計重貨被遺處損身命乃揭一榜於遺處懷之以歸家人亦不示知次日果有一客訪至物語兩符盡舉以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是年夏與登危病幾死及愈夢人召至一衙宇主案者謂曰前子病應死以還金之德故免爾後當堅秉汝心力行善也不數日復夢神召謂曰還金之事已聞於帝今得報矣子今宜力學可更習春秋經慎毋自棄也子父友王王植寡遊人也可師事之因留

菊公曰人之一言一動鬼神實在左右善惡必聞於

天久久必自獲報而人苦不悟觀還金事可鑒也可

不勉乎

巖示主屍

湧金門外腐肆氏吳翁以勤劬積財藏之土為工人所覘康熙丙申七月聯一健兒及兩湖舟子共飲於翁肆及夜伺翁寐熟縛而將縊之翁覺呼救乃以斧椎其背死負而置之城下推頹垣掩之復杜其門烹分其藏從竇以逸門更二日不啓鄰衆疑之毀門而入見血盈牀弟知有變罔測屍所翁所畜母猫於城下以吻坌土曳露其屍聞之官不數日三囚並獲置之法焉

胎鬼臨拳

杭人王湘老年八十為人質朴人叩其號猶曰年幼其媳某氏抱娠數月沒其半載其女壻之養子孔昭者夢叩門急稱某氏將臨蓐托其延乳醫旁又數人忽遽甚異哉懷子而死者究終免于幽途耶

死而產子

吾杭枯樹灣一人鋤地經殯所行聞棺中兒啼以其異也竚立聽之未幾衆集遂訪其家告以故啓視一女兒臥屍足甚肥大第蛆蟲滿身抱之以歸時暑月也

妻作博注

一漢博盡家無餘物而興不衰乃以其妻為孤注博徒許之臨博摳骰而祝期以必勝一擲而北博徒相謂曰

諺云輸婦貼枕貲而收值何傷也遇嚴人商於杭者謀娶妾以八十金就婚於其家見故夫曰兄也既寢巫夢方酣倦而熟寐其夫繼為後勁焉嚴商覺怒窮其事其夫坦然曰固吾妻也據吾室而反辱我明當告官治之商大驚走不返

菊老曰此勝晁錯之注不能更一博乎

吐綬鳥

包溪臣家畜一禽似雞青予糅色頸禿如鷲首與頸青紅時變其冠開致下垂較初倍大纍垂若綬然人不知之按禽經戴頸有彩囊曰避株註曰雉屬出華嶽及盛山中晴則出彩色作囊遇樹則避之故曰避株亦名吐

綫為則信知為吐綫無疑矣

瓜龍

康熙庚辰東城下章孝家所植南瓜忽生龍形首口耳目爪鬣鱗具頭前一瓜特大為其寶珠觀者履滿

妖書

土橋金莊居民楊辰逸與弟師仲皆無賴挾博賺財辰婦忽為妖所惑病癱耽睡臨沒床頭忽置一女鞋鞋中一紅鶴卵一藍紙出命上有血字妖書云你也苦我也苦悔氣擲了幺二五幺二五者六骰取半以博勝負遇此點為負色也若曰計欲算人而反負也

月中桂子

唐人靈隱寺詩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相傳天上桂子散落必於靈鷲人未之信康熙戊寅鷲嶺果有桂子散落滿地較黃豆尤大深青色上有鳥絲紋如篆者斑剝盈子

老盜

童新郎者江湖老盜也以舟為巢穴凡至一處必購其地之舟以載客舟夜殲之而有其財貨每夜必殺數人剖腹而沈之令不浮露故其黨號劇魚大王歷江湖凡數十年沈客盈萬既老犯于衢而獲于蘇大中丞張公奏斬之

菊老曰今有盜焉以城為舟以訟堂為巢穴以胥隸

為黨與亦終日殺人顧安得中丞之母劍一試之也

康熙丁卯

倪七翁

筧橋有倪七翁生時有德一日見夢於其妻曰吾已為神在於城中馬市口曷來一顧我乎妻因遣人採之曰無有未幾復夢妻復採之則總管一小祠也神體裁尺餘耳祠方新創遇土人落成賽神倪媼攜楮鏹向神涕痛叩知其故始知為七翁云

紙妖

明之末季杭郡妖興閭傳宋殿撰紙人為怪人家多設水火具防之其妖或為人或為獸隨紙狀為變事多慘

刻一民婦過一老媪求寄宿婦命媳與共寢次晨媪呼婦曰厚意無可報有蒸餅二置案起可食之遂去婦起視案有人乳二呼媳不應趨視死矣

安溪古玉

錢唐安溪農坎沮洳得一物碧色徑可八寸正圓如鏡中穿一孔疑古璧也無所用以之覆油甕一日新安客偶至其家見之以青蚨四百易之去農者私喜一石乃沽厚利更坎之復有所得漸揚于衆遂聞于官展轉達于長吏廣求之得寶玉無算凡一玉則必有一孔有一斆至重十八觔康熙辛卯壬辰間事

江豚

康熙丙申八月廿日潮湧一物至厓口羣視之則江豚也已甃大若三牛其翅有如半帆尾尻其粗若甑次日乃泊之去

禮斗 二則

錢唐周麗生禮斗甚謹一夕禮至三更爐中香篆忽然勃發結如幢蓋鬱若濃雲中出一物凝立蓋中垂耳四趾宛然白象蓋亥宿負棄斗姆降靈也周敬畏伏不敢動移時始隱

又

童斐英博徒也居吳山水神廟其子暮歸遇數鬼追及於門求脫不得門內一神金甲火體提鞭而出擊散衆

邪弋子入座良久始蘇乃言神救焉其家方禮斗也

陳脩常

海鹽錢某以事繫臬司獄家唯三女屬其友陳脩常挈之來杭粥以營救陳年已七十率女入舟給舟子登岸自運櫂而往預備壯藥疊姦其二女至杭粥而有其貲徽人汪氏得其幼女竟日悲啼不止叩之述其故其事始彰兩浙運青張公撫浙案其獄特題斬之

龍龍

鹽官一生有一妻一女皆為奴龍龍所烝一日女為拂奴背上塵為父所見怒責女且詈奴鼠子敢爾行當斫汝頭奴恐即日謀之其兄伺生入齋以柴刀斫生裂首

死乃以松脂塗其面遍運貲既罄積蘇焚屋將托斃於火也煙燄既發里人爭救稍撲即滅屍臥塵中衆擒二凶赴官磔其奴與女而斬妻與奴之兄

張大漢

張大漢淮人名大漢身高丈餘總河三韓靳公見而奇之召入衙與之語蓋村農也詢其常習武否曰善鐵槊欲試之期以明日將槊來曰昨寄十里外農家可立取也許之瞬息至命還標下善槊者十餘將與之校皆莫能勝公喜詢能食幾何曰不知但平生僅二飽耳叩其故曰一日過舅家舅知其腹粗具肉腐各十斤菜三十束飯斗米以餉是日得飽次年春訪叔氏於遠村叔聞

舅語亦具如舅氏食以給但惟此二飽耳蓋未嘗有三也公大異之謂曰子今至是飽得三矣命照前給之羣便好戲每物措廣大漢一啜無餘乃前跪謝曰拜公恩食大漢今日真飽矣公大笑命補帳下千兵秉足不離地出帳步行隨公云

孫旭

吳興孫旭少年善弓馬恆聚劇盜將耿逆未平康親王駐師三衢旭乃假王手檄及剳付數千偽投羣盜官羣盜信之樂爲之用臬使其偵知其詐擒旭并盜鞫實因擬以大辟一日解赴撫軍入卜肆推命日者曰君武科人也時有大厄終遇緣而解旭密賂以金曰明同監者

來顧君亦如其言盜押差有二其隨旭者已入旭敎患
正押未通耳明日具肆果符前說且言將來富貴顯處
押者曰已動心乃以銀一鋌畀副押令辦食去正押謂
旭曰君可行矣且吾亦無家累曷偕亡乎於是遂逃去
未幾楊寡婦爲亂旭爲其前鋒帶船數百出常山縣意
有所歸竄中流過范觀察官舫由轉餉經此旭曰公當
有德於走今當護公至軍范因諭旭曰君豪傑士倘能
歸正何愁功名乎旭感泣隨范至王軍并招楊氏歸誠
以功授以觀察使剿耿逆平旭未授官忽祝髮空門日
修禪誦以老今猶在吳興六三韓陳千頃疏其事志此
當褒陸子

杭州江干海月橋一子常歐母一日子偕二鄰人過萬松嶺將至茶坊嶺雷雨暴作三人趨避於守汛兵舍其母聞雷震祝曰有此好雷曷不震吾逆雛耶言未絕震霆一發殛其子於兵舍

廉直神舉

明末杭有處士陸嘉孚高尚不仕爲人廉直其甥金氏子偶省其舅見陸在堂似與客揖語狀金子旣進詢之陸曰適奉天符造刀兵水火冊以余無過命充是職適揖者益土神也甥爲之泣陸曰毋悲卽子亦不免神選汝以充余役矣金子恐而歸泣告於母未幾訃者至舅卒矣金氏憂痛交并一仆而沒土神錄以送於城隍之

署遇一神馳馬齎符至視之乃金子之叔父金龍泉也兩相驚訝叔曰吾得官掾曹沒於京師以平生端謹令充東嶽旗員以公事來此金子泣訴母老乏養祈其轉禱於神叔曰子姑俟之濟否未審少選怡然出曰神念子孝已敕別遣矣遂出臨別曰吾京邸有遺貲五百及衣物在可語吾子往取之且迎喪歸也金子一仆而甦

龍泉子日章

雷拯義士

江右臨江縣一婦將投於江適有閩商舟過救之詢其由曰吾夫負官債三十六金追之急將鬻兒以抵恥事二姓也故溺焉閩商蹙然曰毋憂吾當代償是適卽檢

裴攜夫徑造宦家宦固久卒其子出見曰吾貧未嘗遣追兹奴輩爲之耳君既高義若此古人耻獨爲君子僕當歸其負即以是金贈以營生可耳閩商大喜既别婦夫堅欲挽商留宿聊奉一樽以盡區區商以便舟風利辭之婦夫力請且登舟强負其襆以去且曰明日覓舟以送也閩商不得已至其家夫即於廚辦食婦私于商曰吾夫將不利於子可急逃商不信咨且問婦夫果操刃以出將下刃商曰死不敢逃願全首領也有古井在舍因投商於中覆以石而有其重貲須臾飄風立起震霆卒雨交下雷燔於宦子之舍不止宦子懼自省曰吾舍其負而罪猶不釋邪將禱於天覩庭中一物踴於泥

中曳之入乃即代償逋之閩商也移時始能語泣告以故官子憤切集家徒以攻婦夫返商之樸致賊於官立斃杖下

菊叟曰此與越井崗艾任叟事頗同義商義宦義婦亦世或有之不謂復有義井入而不濡固已異矣乃復有此義雷人可負恩而反欲殺之哉安得有此雷而當居吾袖也

檢屍遇怪

衢郡常山邑徐氏有族兄弟相爭者甲乙皆青衿乙子丙助其父語過激甲批其頰族衆解散未幾丙患病七日死內外咸知其死於病也嫉甲者嗾乙以命訟于邑

先是邑令于元旦率父老紳士脩朝賀禮失儀甲在列舉之令嘿然銜之至是持其獄誣以具命詳而甲由縣至郡諸楚備嘗矣乃令又不得志於郡公郡持平議乃故嚴刑用甲甲不承然後可反適撫軍狀下檄郡令毋枉濫入郡堅持檢驗謂屍不檢何由定獄以龍游令才檄其往檢既達常常令督役取柩而内之父始倉皇求免不聽取常令入取柩涇冀以出游令曰法之不行民始爲敵乃嚴張獄具令曰抗法者立死訶役羣往柩始出方下斧而屍場之水鋼無故自碎是時萬民圍觀忽有二符追逐而至咆哮奮怒鬭於場中躪傷小兒者五既驅散忽一獵闖入去官案丈許哀鳴躑躅若有訴者良

久去既檢無傷徐甲始獲釋縲絏而誣案定

菊公曰訟命非內意也一檢而誣辟定父獄成此魂之軀肉而角附豕而哀也雖然蓋亦非內父意也嗾之者之罪耳天道昭回其能免于青乎治獄者可勿愼手

又曰鬭破非人擊牛鬭不至斃此鬼神已顯諭非毆命矣

不受遺金

陳仲衡諱鼎鉒蘇郡長洲縣學生其祖母多厚蓄嘗以一匣藏于衡所及亡父與叔分其遺貲既畢事仲衡出前匣于案曰此祖母所藏也啟視皆珠寶珍飾其叔按

以二紗衣扇二柄而已生子阿恆年三歲能識五十餘字其母各書一字於紙以教之乃復雜然淆之問曰何者為天字阿恆手指之餘不失一可謂神童矣

菊公曰今之人未有不愛貨者他人而為仲衡必深藏矣此管寧之流亞歟其爭遺財而鬩牆者不可勝僕稱仲衡有泚矣昔白香山三歲而辨之無今阿恆之慧遠勝十倍其父子所至寧可量哉

龍擘兇子

河南一生荒於學畏歲試謀於妻曰俟父行野刺殺之籍丁艱乃可免矣須臾驟雨作一龍自雲中下掣生出提擲之不死但體軟如綿不能坐立至今臥牀

菊公曰三年一歲而恩殺父以免一生安得十許父
手老蒼不刑以雷而以鱗此謗謂活受罪也雖然天
固巧於罰惡矣由此而歲試終身獲免反中此子之
計

二月廿三日間嚴東明侍請來攜廣川書跋暨宋人詩話各種見借

山齋客譚卷七

山齋客譚卷八

菊公景星杓識

瀟溪女史

按白樂天有妾小蠻樊素人皆知之尚有瀟溪女史者蓋亦白妾也史姓顏氏名初元字待月母夢餘雪而生年十九歸樂天聰慧能詩後為蠻素所譖失寵病中有詩曰月瘦花殘不似前淚珠零落枕函邊可憐惟有金條脫臂上依然伴妾眠樂天召還京師以病不復隨以會昌六年閏七月初九日卒於西湖之靈隱山女真菴中臨沒口白尚書已為海山院主先妾五月逝矣今來相召妾當赴也端坐而化樂天又有姬名春艸

菊公曰吾友汪子卯樸厚尚義居方伯里蔎郎女史之別院也其家偶于乩上遇女史降粗述其事惜已沈埋幾千載矣

幻術縮地

杭州南良里米賈馮二郎偶出道遇黄面道者迎謂曰君有病矣二郎惡其言叱之道者笑拊其背而去是時日已及申二郎奮足疾行聯息已至錢塘棲鎮家已六十里日猶未晚旁皇橋趾無所投足土人導以古廟棲息次日得歸康熙戊戌春也

閽者遇仙

一老爲人司閽苦于窘逐欲沈西湖遇一老人謂曰何

急至此耶告以故曰是不難乃引其掌撫摩之謂曰以此掌撫病者自得痊可不唯自活兼得救生闔者還以告人求病者姑試之果驗未期月趨者傾國未明奉輿而往爭呼捨猴者嘗百餘人有勢力者先得之戊戊夏事

異姓不祀 此條複出 已[illegible]

杭城錢塘北良里閩人金鼎臣無子以妻姪為子其鄰黃御天偶經其殯所歸病臥聞鼎臣於牀頭語云久飢就君願得充腹黃謝以他及日金曰君死方有事於家廟以其餕餘饗我足矣請君有子何不求之曰吾為異姓彼雖享不能入也金之子聞之後每祀特設位于門

外云

荀公曰昔傳一士夫無子其妻抱一屠者之息給以爲子方設享有客遥見堂中飲者皆著犢鼻市子有冠帶者數人徙倚中庭而泣今觀金氏子之事信矣按春秋莒以外孫嗣鄫書莒人滅鄫良有以也今人立嗣可不謹乎此神不歆非類之驗也

預知時至 二則

仁和忠清里姜某賀訥齋過訓讀之餘靜坐而已一日以銀三兩授其徒甲曰可爲吾覓一櫬適當值者不來美也徒以爲緩事不即覓姜過促之徒曰行覓無當此值者得一具尚闕半價近與同學某乙商之共襄其半

明日當得矣姜曰以此累君輩柰何槪既至姜訂日集徒坐而化去

菊公曰俗人終日逐逐馳心不息使臨命終尚多留戀此翁得力全在靜坐要知生平不甚役心所以來去自如

又

褚堂木筏鋪某之叔父某有子客于吳下方盛暑急信召之歸請故曰吾七月十六日當終召子備後事耳子如其言備之至期將午矣猶飯飯畢坐而諷佛其經猶意叔之誕也因謂曰叔忘之邪今正七月十六矣某即應曰諾立化于座

仙乩詩戲

多士臨場以功名叩之仙乩乩動曰吾王古直也益亦近時人多士輕之曰吾輩冀得呂眞人一問耳乩遂寂然乃更致請曰吾回道人也諸生可多具墨汁吾非呂洞賓元是王古直

仙乩暗示

吾杭翰林侍讀陳相宜先生之子積九少時叩乩乩曰終身事若何黃金滿覺羅黃猪如遇虎菩提(音地)薩摩訶以爲陶朱猗頓可望也康熙丁酉科場獄起始訊則浙督滿公覺羅保也既而奏上復命禮侍王公思軾理少金公應璧卽訊皆以大辟覆奏而乩詩驗矣

海塘民謡

始海寧沿海塘壞民謡云若要海塘成除非賠斷觔既而浙藩段公豐驛道憲裴公杭司馬金公受委督理其事而謡應

枉獄孽報

閩中吳位予先生鍾甲戌進士長子淹字希通其婦翁施某貢士也富於財生平無他夢每夢爲臬使坐廳事訊殺人獄甲乙二囚列案下爭質不已乃某竟斷釋下刃者去乙囚大號曰公得賂萬餘乃骫法以沈吾之冤乎驚而寤每夢必如此未幾舉二子皆聰俊有膽力二子嘗黄口保抱懷中相見即戟手作鬬狀及齠齔脫遇

卽盡力死毆不休洎長愈甚父母爲之冠婚分其居非祭祀大禮不使相見一日其弟私詢于人曰殺人何罪曰殺人者抵又奚問若吾殺人何如曰子家富經營可脫無傷也遂購匕首衷於身乘間刺其兄凡下二十二刃開官遂置于獄其父盡力營解不獲卒磔於市計生乙及所終費適符夢中得賂之數友人陳易齋游閩親見施某及聞其事

菊公曰甚矣法之不可枉也其報公於隔世爲尤奇蓋其前生祖先之澤猶未斬也暮夜之金得而復失於身後二子與祀蕭牆變起而均絕未有貪而不悬者若今不肖之吏其夢必多報亦不了反得生生作

人生生享富何若而不貪邪

飲量達夜

山陰張子孑身操舟善飲無量城中一紳亦善飲家富醞釀凡市酤皆所由出週冬盡必出巡酤家會計焉酤家例必留飲傾醉則喜不務錙銖大獲贏入每過期先事戒心廣搜善飲者以侑觥紳者一日至村酤舍延飲座側一髯幅巾布袍奉觴以侍勸酬既酣淹及夜半紳者有醺色而髯者特照方勤紳者始回睞詢主人曰客何人也主人方囁嚅次髯者大聲曰吾山陰張二舟子也主人甚惶悚紳莞爾曰何傷乎畢飲更殘而息次早復飲紳者乃向主人求張君為飲客於是共載而歸張

二老於杯中焉

失而復得

一客善棊復拱手飲有介紹於顯者客於署中公暇則對局客不善逢迎凡取勢必盡力鏖殺不少假借顯者寖不悦設酒謝客客計不能留矣曷盡醉以行乎乃當主人前縱量狂飲罄五斗不休主人大駭益亦好飲者初不知客之飲量如此乃笑謝謂客曰即不能得之於棊猶堪得之於酒堅留客不使去日對飲焉

焚楮鬼責

杭之南良里沈子絅之姪阿芬弱冠不慧杭俗中元節袁家創延僧衆設蘭盆會以薦亡中夜焚楮阿芬不別

覩踈聚焚于道忽被羣鬼掀入火內旣滚且揉看髮焦灼而月炮爛亟出之灌而始甦

戲後五言

一士爲學使者延致閱文倦而興歎戲作歌後詩一律皆采書語作句可爲絕倒詩曰拋卻刑于寡妻來看末喪斯文只因四海困窮累出七年之病批折援之以手全瞽請問其目挨過子游子夏棄甲曳兵而走

戲讖賭弔

馬弔葉子戲盛行者五十年勝國者曰老弔其法踈而不行迨國朝改變爲新法曰京弔其法甚密動中蕨律其法以三家合縱而攻一家受攻者曰樁家輪次主之

無論朝野貴賤四海翕然亦有鬭致飢寒喪身亡家者一戲耳而至是人家子弟其可不訓哉紳家一子弟好此過夜已重負窘而野戰復犯賠例同類賦黃鶯兒曲以嘲之其寫犯賠并所出色樣與神情態度眞寫生高手也曲錄後、

傍脫越心慌點燈來做一樁提黃正木把歪頭撞此野戰也擲三花理當罵本意提黃罰十子一張以罵管卻二十子之趣可無事矣執意千倩之禍哉又誰知千僧肩趣連三賞此語甚得聯合之妙死人腔盞指提黃犯重賠而失色也妙妙兩家拱手兩問家拱手曰請賠請賠妙妙一個叫娘娘娘娘二十子也盞指出色樣之家看擲眞出二十子以借色樣也妙妙

布市口語

莫思賢布買也口語利給而鄙俗無名子戲嘲之荅述
共市賣語也小弟莫思賢不相欺老店官真青每匹加
分半搨青門錢毛青二錢尺頭短少包回換只求添老
爹不買難道自家穿

菊老曰此琵琶白措手也此子何幸得爾好詞與上
林番夫竝足千古

朽衣自嘲

疑是壽星穿到周時已百年滿身花碎補秋荷片剛縫
得這邊又斷開那邊對頭是刀柴籃擔歪斯纏猛風天
杜門不出怕吹作紙條般

義僕葬主

義僕萬金故明天台司馬楊公體元從也公遭國變堅志不出尋寓於杭之西泠子孫既沒嬰櫬不掩萬金泣訴於慈水鄭義門黃稱登兩先生二公躍然重金義爲之醵金以葬及金死骨附墓側可謂生死不忘其主矣墓在秦亭山之麓杭台人士皆賦詩以美之

雪松和尚

雪松僧號簡和尚閩人明進士爲某縣寧國破遂隱於沙門築室江滸名斑竹園蓋托帝子之望蒼梧也又曰龍勝菴有手植松柏猶存杭士黃漢臣先生故閩籍產於浙嘗有過斑竹園詩曰雪松廿載切心儀斑竹園林遇容希遺像隱然成佛子晋題苑爾是騷詞湘妃淚染

空小翠龍樹神依古石枝一搭難埋千載恨我來何處託相思

亡女顯烈

本朝安徽撫院高諱承爵旗員罷官後一愛女死殯於通州別業守莊奴知其殮厚盜啟之見女貌如生將淫之女忽起抱奴甚固奴求脫不得抱奔二十五里遇巡員獲之論磔七日

旨下女今東浙備兵且園高其佩之妹也且園善指畫人物爲獸魚蝌畢肖殆齊於元人

現在蘇州

聞之故老明末弘光君率百官祭懷宗阮大鋮後至哭

曰誤先帝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戮之不足以謝今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馬士英亟掩其口曰勿浪言徐九一現在蘇州聞者大噱

各捐奉賊

故明崇禎末李賊圍京師有詔募金后父周奎僅輸一萬內官強之仍增一萬而陰求后助得五千又隱二千出三千太監王之心甚富亦捐一萬城破闖賊以二卒押一官持兵押赴刑政府刑部也闖聽牛金星所設夾比周奎追出五十二萬兩王閹追出十五萬兩

蒱叟曰自古國家之覆無不由閹官權姦而明之閹宦權姦為尤甚前此之王振汪直劉瑾輩斲削於前

而魏豎嚴嵩父子繼亂於後加以三黨交攻一敗塗地馴致天怒民怨流賊四起忠良骨鯁之臣屠戮殆盡姦詭鼠竊之輩過滿內外於是明之為明雖使華扁復生已不可救乃區區募金以拒賊攻雖積金億兆有何益哉獨笑王周輩當國破家亡之際猶吝財乃爾不思及衆貧弱底敝毛落吝之何為撥其蓄姦以為新君故君不過易一主耳猶可擁此金以娛老不虞闖綱之密至竭澤而漁耳身死術揚貽笑千古又不特此二子而已也傳聞賊入內宮搜檢猶餘金銀十七客君臣咸豎同病一吝惜哉

五聖作妖

蘇州上方山有五聖廟賽者肩摩康熙甲子一士人妻為神所淫至廟方拜下立死湯中丞斌按其罪題毀其廟奉

旨天下五聖廟盡毀之士人後為僧號雪泓居杭之武林門外

菊叟曰嘉禾杜司馬璘之內姪某夢人追其魂於陝右僚於關祠須臾神出則杜公也驚叩之曰此流官衙門耳關神自在京師正陽門內守禦又武林城內教場舊有火神廟一日廟主夢新任官至廟亦云流官交替觀此上方山恐亦邪鬼幻惑如古之妖狐老蛇耳查五聖即五顯釋稱多寶如來夫證道顯化顧

為淫慾之事乎必不然也

賢令晝節

明末錢塘令顧公咸建諱漢石崑山人寓蘇州癸未進士在任未期年　王師至不屈死之時盛暑無一蠅集其元一裁衣犯法梟首顧旁蠅則叢集焉

清初順治乙酉六月十三日破蘇州總督主帥李延齡部院土國寶也

私夫雪冤

閩中魚販甲之婦與鄰子乙私通甲每夜星行販乙伺其出而入一日甲出甚早乃復歸乙乃避匿於後戶之外婦詢夫何復還鄰甲言方四更姑返治食飯而往耳

卯入廚下婦起視私夫乙偶遺一帽於枕不敢聲乃向婦以手作勢指頭婦謂教其殺夫也急取刀剔夫首乙驚而逸婦見乙逸無措亦出走遇偵卒邏之送于軍將問故曰與夫鬭詐之母家耳軍將命二卒送婦交其夫既至婦大呼卒共殺夫鄰里起視共聲之官二卒不勝刑苦楚自誣服以謀姦其妻而刃其夫獄成決有日矣私夫者心獨惴惴謂我以故死其夫人如二卒之冤吾罪無所逃於冥冥矣乃首官言狀婦自殺夫官因釋二卒而磔婦乙得免死流山左二卒感乙恩願充解役軍輩以乙義高率醵金以贈其行二卒於途事乙盡誠如子侍父乙得飲酒飯肥以至配所

丁酉仲春下旬五日閱竟　東里盧文弨

山齋客譚卷八終

余今年在杭州求景先生之文集不可得猶得其所爲
山齋客譚八卷者於倪君嘉樹所雖小說家流然其中
多有可資以鑒識者非但以志傀異雜嘲弄而已也第
五卷記瓜山土神祠引先祖書蒼府君之言謂覩碑所
載神爲漢之禰正平蓋吾杭土神往往皆漢唐以來著
稱者即如余家世居東里坊而土神乃漢之蕭酇侯相
承已久莫考其所自來類如斯矣吾先世遺有祀田在
瓜山故吾祖時往來其地得見廟中之碑而邑志不載
今碑之在亡亦不可考後之人當以吾祖之言爲據焉
因是以推先生文集中必有與吾祖論議酬贈之作爲
後人所當知者而竟無從得能無喟然而增慨歟鈔此

書既竟漫識數言於末

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廿五日適家小生盧文弨跋